

人者其实并没有伤害的恶意，也没意识到情急之下的反应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。新规实施之前，他可能就要一辈子带着有色标签，导致生活工作的诸多不便”。

从社会层面看，新规也体现了对“株连”思维的摒弃。计时俊指出，过去若家长有违法记录，可能会影响子女考公、参军等前途。而新规实施后，对于仅是违法尚未构成犯罪的，其记录封存后将不再影响子女的政审。

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数据显示，2023年公安机关查处的治安案件数合计788.1万起；2019—2023年，全国公安机关每年查处的治安案件在800万起左右。在修法征求意见阶段，立法机关收到的公众意见中，建立治安违法记录封存制度成为核心诉求之一，引发学界关注。

纵观之前的法治进程，我国已进入轻罪时代。2024年7月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《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》提出，建立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。2025年11月，最高法咨询委员会公开发布《建立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调研报告》，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展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试点。

治安违法行为的危害程度比轻微犯罪更轻，其记录封存制度的建立，已是水到渠成。

“ 纵观之 前的法治进 程，我国已 进入轻罪时 代。”

计时俊表示，治安记录封存制度，彰显了我国社会的成熟、宽容度的提升，“不是纵容，是宽严相济”。它是在惩罚与挽救之间寻求平衡，对违法者并不是“一棍子打死”，而是给迷途知返者点亮的一盏明灯，也是对公民的人格尊严、隐私权和劳动权的保障。

封存不等于删除

采访中，计时俊多次强调，封存记录不等于删除记录，记录仍留存于公安系统，国家机关可因办案、政审等法定事由依法查询，公务员、军警、教师等敏感岗位也依然有从业限制，违法再犯者还将面临从重处罚。

多位法学专家也介绍，记录封存并不是“风险隐身”，公众担心的“吸毒者从事高危职业”问题，目前在法律层面已有多重防线，记录封存不会削弱职业准入监管。我国《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》《幼儿园工作规程》《保安服务管理条例》等多部法律法规，已对网约车司机、幼师、保安等关键岗位作出“无吸毒记录”的准入要求，这些均属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中“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查询”的法定情形。比如幼儿园招聘时，可依据《幼儿园工

作规程》依法查询应聘者的吸毒记录，记录虽被封存，但法定监管需求不受影响。

在所有争议中，“涉毒艺人能否借封存变相复出”的讨论最激烈。但事实上，即便记录封存，涉毒艺人也难越三重监管防线。

第一重是“特殊法优于一般法”的原则。治安管理处罚法属于一般法，而禁毒法、演出行业演艺人员从业自律管理办法等属于特殊法。文旅、广电等部门审查艺人资质时，可依据特殊法依法调取封存记录，不受一般法限制。第二重是行业联合抵制机制。2014年广电总局就明确要求，不得邀请涉毒艺人参演影视作品；2021年《演出行业演艺人员从业自律管理办法》更建立了1年至永久的分级抵制制度，即便期满申请复出，也需经严格评议。第三重是全链条监管闭环。新规明确警方仍有权对艺人涉毒情况发布警情通报，且网络平台、制作公司需承担审核责任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吸毒者等违法记录封存制度，并不会与我国严厉打击毒品犯罪工作产生冲突。吸毒是违法行为，并不会因此模糊了毒品犯罪的“罪与非罪”的界限，对吸毒违法人员的行政处罚以及违法记录的封存，并不是对吸毒人员的“保护”，而是与刑法的衔接更完善了。■